数智时代下中国情报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以 2014-2023 年学术核心期刊论文为样本*

陈鲜瑜
（四川大学法学院 四川成都 610207）

摘要：[目的/意义]自主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集成，构建与梳理中国情报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发展中国特色情报学的必然要求及时代需求。**[方法/过程]**学术期刊是我国情报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载体，选择 2014-2023 十年间学术核心期刊发表的 3173 篇情报学文献作为观察对象，梳理并分析刊发情报学文章的学术核心期刊、期刊主题设置、关键词频次，采用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方法，利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可视化观察，展现中国情报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部结构与大致框架。**[结果/结论]**数智时代下，中国情报学自主知识的创新聚焦于科技与新兴技术为导向情报工具探索、大数据背景下的情报工作研究、区块链技术及人工智能时代的情报应用系统研究以及此背景之下图情学科建设等领域。

关键词：情报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特色；情报体系；情报工作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intelligence studies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A Sample Analysis of Academic Core Journal Papers from 2014 to 2023

Chen Xianyu
(Sichu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Chengdu, Sichuan 610207)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s an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ary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and refinement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intelligence science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intelligence science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Method/Process]**Academic journals serve as an important vehicle for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intelligence science in China. In this study, we selected 3173 intelligence science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academic core journals between 2014 and 2023 as the subjects of

* **基金项目：**中国法学会 2023 年度部级法学研究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的统筹发展和安全重要论述的研究”[项目编号：CLS（2023）A03]、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一般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23SKGH018）。
作者简介：陈鲜瑜，研究方向：刑事侦查学、国家安全学，联系邮箱：chenxy823@126.com，13364040752。

observation. We conducted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academic core journals that published intelligence science articles, the themes set by these journals, and the frequency of keywords. We employed bibliometric and content analysis methods and utilized CiteSpace software for visualization observation to present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general framework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intelligence science.**[Result/Conclusion]**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he innovation of autonomous knowledge in Chinese intelligence studies focuses on exploring technology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as the guiding intelligence tools, researching intelligence work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studying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 systems in the era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nstructing disciplines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in this context.**Key words:**intelligence scienc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elligence system; intelligence work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并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重大命题。[1]2022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情报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交叉融合、科学信息技术深入应用的学科，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学自主知识体系，充分发挥情报学实践优势，应是现阶段情报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学术期刊关于“情报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逐渐丰满，产出了一批具有中国智慧的学术成果，为我国情报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夯实了根基。数智时代下，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广泛应用，不仅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为情报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情报学如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升学科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以我国学术核心期刊十年间发表有关情报学的文章为样本展开深入分析，观察其中关于情报学文章发表的期刊分布、栏目设置和关键词频次等情况，并尝试揭示数智时代下我国情报学的研究脉络以及当前情报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状况。

2 样本选择与研究方法

为实现研究目的，本文的样本选择具有以下考量：第一，样本文献的来源具有本土性，进而才能够体现对我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贡献；第二，样本文献来源期刊应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第三，样本数量不宜过老与过少，需要能够体

系化反映数智时代下我国情报学发展情况。

有鉴于此，为严格界定研究对象，本研究将以中国知网数据库所收录的学术期刊文章为数据来源，选择文献分类目录为“情报学、情报工作”、检索主题为“情报”、期刊来源类型选择“CSSCI”、检索时间为“2014年到2023年”、选择中文文献，最终获得3173篇学术文献。在分析工具上，本研究采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情报学学科关键词与关联结构进行解读，直观展示情报学研究的基本情况。虽然本研究所选文献并不周延，但鉴于选取了十年间所有CSSCI期刊中有关情报学的文章，一定程度上能够折射出新时代中国情报学自主学科体系构建的概貌。

3 中国情报学研究基本情况

3.1 文献所载学术期刊情况

学术期刊是文章的载体，能够体现我国情报学自主知识的“孕育之地”。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CSSCI期刊统计，十年间共有68种学术期刊发表了情报学的有关文章。从学术期刊学科种类分布来看，绝大部分关于情报学的文章均来源于图书馆、情报类期刊。根据图1所示，十年间发表情报学主题文章超过200篇的学术期刊为6种情报学期刊，其它如《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知识》、《情报资料工作》等图情类期刊刊出相关文章649篇。即图情类期刊发表情报学主题文章共计2999篇。其余期刊发表情报学文章174篇，期刊专业种类涉及管理学、民族学、教育学、经济学与体育学等，除此之外，亦有《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高校学报及《人民论坛》等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刊登情报学文章。综上所述，我国以图书馆、情报类期刊为主、以及其他各学科及类别期刊为辅共同参与构建情报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也体现了数智时代下我国情报学学科建设的深度交叉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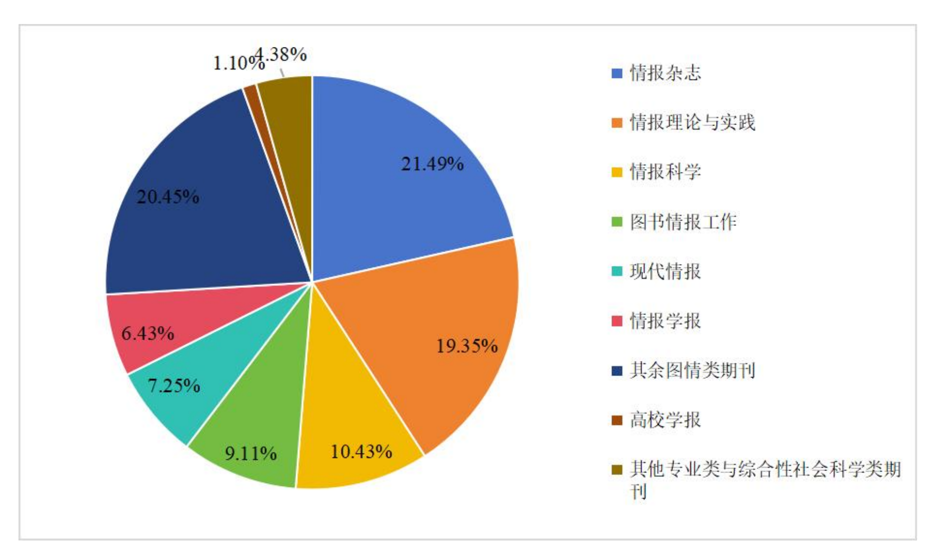


图 1　2014—2023 年发表情报学主题学术期刊分布与占比

3.2 学术期刊主题设置情况

学术期刊刊载了何种主题的情报学文章，能够反映当下该期刊的刊文倾向与研究重点。对代表性学术期刊的主题设置展开统一观察，有助于了解情报学知识体系构建的大致方向与整体情况。本部分对刊发情报学文章最多的 6 本代表性学术期刊的主题设置进行统计与分析，考虑到这 6 本期刊发表了本文研究内容所涉及超半数的情报学文章，因此能够反映我国情报学发展总体情况，研究结论具有一定可靠性。

对于学术期刊主题的观察，主要来源于期刊的栏目设置。这是因为栏目是学术期刊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栏目设置能够准确反映期刊的办刊方向、文章内容与学术热点。除此以外，由于部分期刊的栏目名称较为隐性，如《情报科学》的栏目基本为“理论研究”、“业务研究”与“博士论坛”等无法判断主题的名称。本部分还将依靠各期刊每年发布的选题指南综合判断与分析代表性期刊的主题选择方向。根据表 1 所示，代表性学术期刊的刊文主题普遍聚焦于“情报理论”“情报分析”“竞争情报”“科技情报”“情报学科”“安全情报”“智能情报”等情报学传统学术问题以及信息科技时代下新兴的情报学热点问题，反映出我国情报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大致框架。

表 1　2014—2023 年代表性学术期刊关于情报学的主题设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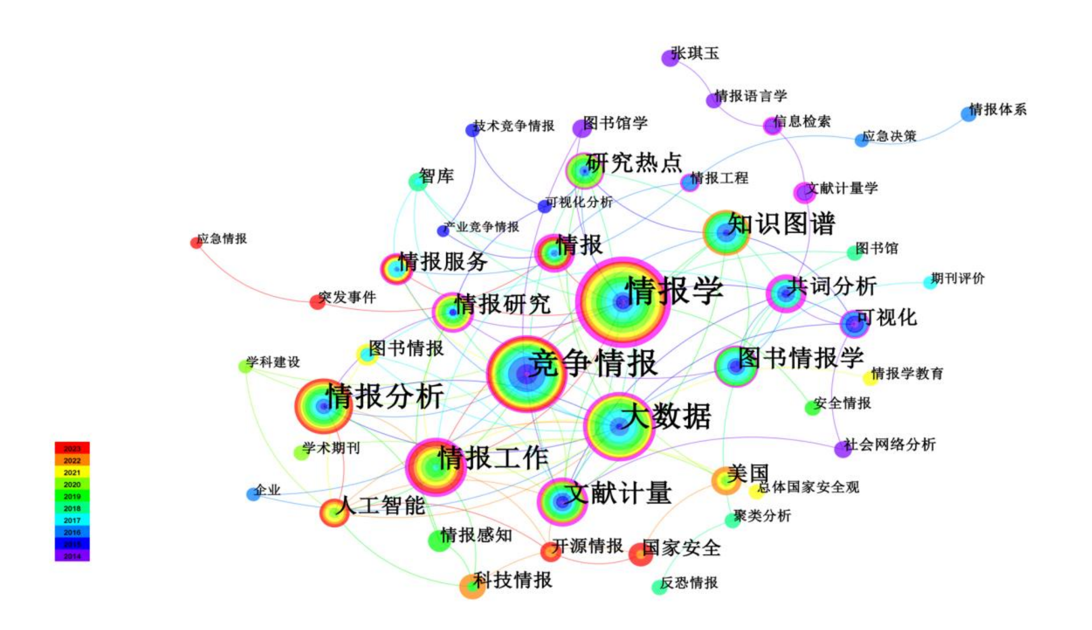
期刊名称	主题设置
情报杂志	情报与智库、竞争情报、情报理论、科技情报、情报技术、反恐情报

情报理论与实践	情报理论、情报技术、国防科技情报、情报学科、竞争情报
情报科学	竞争情报、情报学科、安全情报、情报理论、情报分析
图书情报工作	智能情报、安全情报、情报学科、情报理论、情报与智库
现代情报	情报理论、竞争情报、情报学科、科技情报、智能情报、情报工作
情报学报	情报分析方法与技术、情报理论与应用、情报用户与行为、情报学科研究

3.3 文章关键词可视化分析

本部分将使用软件 CiteSpace 对所选研究样本中的主题关键词进行连线与关联结构的可视化分析，并表现为图 2 所示的学术核心期刊有关情报学文章的关键词共现图谱。根据图 2 显示情报学研究的关键词之间的联系与类型化分析，结合新形势下情报学研究的重心转移，可以发现我国情报学学术研究的关键词分布具有以下类型与特点：第一，统观关于情报学的研究，出现的高频关键词主要包括图书馆学、竞争情报、情报工作、情报研究、情报服务、安全情报、学科建设等核心命题，这也勾画出我国情报学研究的总体结构。第二，情报学研究的手段方法，以时间为线索，实现了信息检索—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智库建设的转向，亦体现了情报学的发展目标变化。第三，依据当前的社会形势，近年来出现且较为高频的研究关键词主要包含国家安全、开源情报、突发事件与应急情报等，表明了我国情报学重点研究方向的转变。第四，随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与之主要产生关联的关键词包括情报研究、情报分析与学科建设等方面，呈现了情报学对新兴技术的现实关切。

综上所述，我国各类学术核心期刊均参与构建情报学自主知识体系，体现了情报学的应用型及交叉型。此外，学术期刊的主题设置与关键词频次分别从外部框架与内部结构两个维度勾绘出中国情报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全局图景。有鉴于此，本文将在此基础上重点梳理情报学的主要内容与重点方向，探讨我国情报学自主



知识体系的构建状况。

图 2　2014-2023 年学术核心期刊关于情报学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4 数智时代下情报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情报学至今有一百余年发展历史，其滥觞于文献学，在图书馆学背景下发展，并成长于现代科学发展带来的情报爆炸与情报危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国防情报的需要。[3]数智时代下，情报学伴随新中国的成立与实践特定领域的需求而兴起，基于国家科技进步而发展，并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定位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旨在解决情报工作的实际问题，引导实务届与理论界不断创新理念，逐渐在情报理论研究、情报工作探索、情报技术系统与情报学科建设中形成我国具有原创性和标识性的自主知识体系。

4.1 情报理论研究

情报是帮助用户当前事业选择的信息传递，[4]是解决特定问题所需的信息、资料与知识。《中国大百科全书》定义情报（intelligence）为"为特定目的传递的知识或事实。"[5]《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将情报解释为两层含义，一是 information，同"信息"；二是 intelligence，即关于某种情况的报告，通常具有机密或竞争性质。[6]换言之，情报的主旨是解决决策过程中的信息问题，包括信息不完善、信息难获取、信息被曲解，等等。[7]即信息与知识为产生情报与情报工作的基础。为正确把握情报理论，我国学界深入对情报信息检索、情报研究方法与所形成的中国特色情报学进行研究探讨，形成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与前沿理论。

第一，以科技与新兴技术为导向的信息检索方法及工具创新。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信息检索即已开始与可视化技术相结合向用户进行展示，随着因特网的迅猛发展，信息检索与可视化技术融合更加深入。表现为：一方面，不断涌现新的信息检索可视化系统；[8]另一方面，信息检索可视化的算法与显示技术不断完善。[9]以档案信息检索领域为例，为加快检索速度、降低检索难度、满足检索需求，学者提出建立网络档案信息检索可视化的理论模型，包含档案资源分布可视化、检索过程与结果可视化、交互可视化、使用者分析可视化与检索统计可视化等内容。[10]而在知识检索领域，在跨学科背景下，面对研究问题复杂化、信息过载深化与跨学科研究兴起等情况，可尝试通过建构检索词合集以及依存句法网络，利用 PageRank 算法对相关检索词向检索人进行推荐，并经研究验证此检索模型推荐准确率为 80%，在实现信息检索的基础上能够帮助知识发现与交叉学科研究。[11]此外，随着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变革性发展，在新兴技术与传统检索引擎相结合带来便利的同时，其智能检索结果的可靠性也引发各界担

忧。学者利用 Stimuli -Organism -Response 模型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检索的可信度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从确保内容真实性、提升用户交互体验、调整不同情形下人工智能拟人程度等三方面提出优化生成式人工智能检索系统的方案。[12]

第二，在大数据、新文科以及我国当前背景下研究范式的转换。长期以来，为使研究结论更具可靠性，我国情报学的研究倾向采用对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并通过可视化工具展示的方法进行。有鉴于此，在学科交叉、文理交叉的新文科研究背景下，情报学研究应紧跟前沿，创新研究方法，既要倡导学科间的研究合作，又要将传统研究范式与数据研究范式相结合，即依据假设收集数据，进而对数据进行处理、整合、探索数据间存在的规律与反映的特征，再对此进行调查，最后对调查结果与数据情况深入分析、形成认识或再次假设。[13]此外，2013 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要求。[14]为发挥情报与情报机构的更大价值，情报研究应进一步向智库研究转化。情报应贯穿智库研究，可通过“现状观察与调研—提出问题—专题讨论研究—专家咨询建议—公共决策”五个阶段向智库成果进行转化。[15]

第三，中国特色情报学体系性创新。我国情报学伴随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发展而成长，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研究范式、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具体而言，我国情报理论研究以信息组织与检索为中心，不断挖掘研究问题、创新研究方法、服务科学决策，秉承问题意识、从实践中来、再面向理论研究最终再次回归实践，致力解决中国问题。[16]同时，更新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统筹支持发展、保障安全、维护竞争三大场景。[17]学科体系逐渐丰盈，包括社科、农学、军事、医学、安全等多个领域，并将话语体系从文献工作扩展至各领域的信息化建设以及面向国家战略的情报体系。[18]

4.2 情报工作探索

情报工作是推进科技进步、应对竞争环境的有力支撑。为满足国家与社会对情报的需求，我国对于情报工作的研究不断深入，从上述所示的关键词共现图谱中可以发现，我国关于情报工作的自主知识体系创新主要体现在科技情报、竞争情报与安全情报三个领域。

第一，科技情报中具体问题的讨论。我国学者与实务人员主要就科技情报中的资源风险、科技情报与智慧数据及人工智能的融合、开源科技情报的构建等方面进行讨论。由于文献资料是分析科技情报的重要依据，我国存在如文献数据保障不足、情报分析工具可能发生服务停止或“准入”风险、文献传播涉密审核不严等问题。因此，应加强科技资源保障、情报分析工具以自主可控为主、提高风险仪式、进行全流程管控、加强文献审批工作。[19]而在数据驱动环境下，应尝试

建设科技情报数据智慧服务体系，按照从数据到情报的服务逻辑，从数据共给站、数据超市、数据应用产品及数据服务平台四个层面构建数据智慧服务体系帮助科技情报的获取。[20]不宁唯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可尝试从情报收集、评估与分析方面应用于国防科技情报工作。[21]除此之外，以科技情报与互联网融合为出发点，可通过将科技情报与开源情报深度结合，构建适用于复杂场景的科技情报智能挖掘系统。[22]

第二，依据竞争对象进行分类，可将竞争情报的研究分为国家竞争情报、企业竞争情报与高校竞争情报。竞争情报活动始于国家政府、军事等领域，随后进入企业。为满足我国对竞争情报的需求，应确立工作制度与平台、合理编配情报机构及人员、积极利用数字资源、并大力开展部门协作。[23]此外，在新时期战略与大数据背景之下，国家关键核心竞争情报、网络信息安全问题、情报信息安全问题应得到重点关注。一方面，自 2018 年起，美国将我国视为新时期战略对手，紧盯关键领域核心技术针对我国进行打压，为与之对抗，应重点关注国家关键核心竞争情报的研究。[24]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保障网络信息安全，应从国家宏观层面加强对网络安全的指导、实践中由专门执行机构维护网络安全、制定并贯彻落实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持续研发投入，保持网络安全竞争优势。[25]同时通过对美国开源情报战略调整的考察发现我国存在多重泄密风险，应结合竞争环境，制定保密战略并推动情报领域公私合作。[26]对于企业竞争情报而言，研究视角主要与大数据相结合。数据背景下，企业竞争情报面临情报储存、情报分析、情报安全等问题，[27]需要关注新的数据挖掘与分析方法、促进情报分析的可视化、探索情报分析新工具。[28]此外，由于高校图书馆具有资源、人才、环境等情报优势，企业可与高校跨界合作，充分发挥情报系统作用。[29]

第三，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安全情报。我国社会正处于深度转型阶段，正面临矛盾加剧、安全危机等风险，总体国家安全观即是在此背景下的重大理论创新与实践回应。基于此，学者们主要围绕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科技安全对安全情报进行知识体系构建。首先，为保障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状态，应建立符合安全需求的国家安全情报组织、具有国家安全情报技术支持、以及进行相应的立法与监督，[30]并进一步推动情报工作的跨界融合，充分发挥“情报工作+”的保障与服务作用。[31]其次，公共安全情报具体包括公共安全的维护、防范、预警与应急指挥，旨在保障社会公共安全。为实现此目标，应优化公共安全法律体系，以《国家安全法》为中心建设公共安全情报法律体系、确立公共安全与人权保障相统一的价值取向、法律体系建设树立国际视野、出台《公共安全法》。[32]最后，为保障科技安全、实现科技发展，应从科技战略安全情报、科技研发安全情报、科技成果与人才安全情报、科技应用与设施安全情报、科技合作与交流安全情报

五方面构建科技安全情报体系，并提升科技安全情报能力。[33]

4.3 情报技术系统

我国关于情报技术系统的自主知识内容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方面，体现为保障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应急情报工程；另一方面，随着情报工作向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纵深发展，为保障情报技术系统对情报工作的赋能作用，我国关于情报技术的探索重点强调新兴科技及技术工具与情报系统的融合。

第一，关于应急情报工程的研究。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事件频发，暴露出我国应急情报工程建设短板，主要体现在应急情报系统的重复建设、部门工作协调不够、应急资源整合不足等情况，基于此，需加强应急管理系统的专业性、提升工作效率，并完善应急情报系统保障与沟通机制。[34]此外，随着反恐势态逐渐严峻与城市突发安全事件的增多，应建立城市应急管理情报平台，提供情报交流与产生的平台，以应对突发事件处理。[35]同时，趁智慧城市建设之机，建设智慧城市应急情报工程、配置应急情报数据资源库、激活众包情报，形成公众广泛参与的情报资料沟通机制。[36]

第二，大数据时代与区块链思维同情报工作的结合。对于情报研究工作，大数据不仅强调数据量的问题，还显著提高了研究对数据的分析能力、促进多重数据的融合利用与更加广泛应用于新技术。在大数据环境下，情报研究可从单一领域转向全部领域，综合运用多种数据源、优化情报分析系统、促进数据挖掘与可视化分析。[37]但也需注意，不能将情报研究简单理解为数据与信息的研究，应从海量信息、复杂数据中搜寻情报，科技情报所也应努力成为国家重要智库。[38]另外，在海量数据更新快速、多源异构的阶段，也对数据分析工具提出新要求。故而，可尝试运用区块链思维建立情报构建资源共享模型，促进情报资源共享，提高情报分析能力与情报工作的效率，亦为情报工程化概念提供思路。[39]

第三，人工智能时代情报工作的应用研究。现有情报分析技术存在两个短板，即大多为确定性科学研究方法与难以分析处理大量、多维的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弥补了当前情报分析的局限，改变了机械性思维与推动不确定科学方法论的诞生。因此，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情报分析中能够提高情报分析能力，分析人员亦可运用新工具主动学习新技术，提升专业水平。[40]同时，应将智能化深度渗透进情报领域，建立智能情报分析系统，提供数据集与知识库、知识表示与组织、人机交互、情报需求智能感知、获取海量信息、智能解读分析结果、自动生成情报报告等功能服务。[41]

4.4 情报学科建设

我国情报学科建设始于科技情报学，1958 年中国科技情报大学（后并入中国科技大学）创办“科技情报系”，标志着我国情报学科建设的开端。半个多世

纪以来，根据社会发展需求，我国情报学科已从科技情报扩展至军事、医学、农学、公安、安全、国防等多个领域，拥有情报学硕士点近百个、十三所高校具有情报学二级学科博士点、三所高校具有军事情报学二级学科博士点。[42]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我国当下关于情报学学科建设的自主知识内容主要表现为情报学是否应设立一级学科之观点争议。

第一，主张推动新图情档——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建设。自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融合统一以来，学科目录即在寻求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上位名称与概念命名此一级学科。最终经过学界协调讨论，2022 年第 5 版学科目录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更名为一级学科“信息资源管理”。主张此变更的学者认为新图情档的更新能够适应学科内涵与国家人才培养需求，且新名称内涵丰富，随着社会进步能为学科发展不断开辟新空间。[43]同时，建设新图情档，可建立由高等教育、技术、行业、文化、新文科建设的总体框架。[44]

第二，提倡设立情报学一级学科。国家情报工作无法离开情报教育，但当前图情与档案学显然无法完全涵盖诸如军事情报、公安情报、经济情报、外交情报、商业情报、文化情报等专业的学科教育与研究，因此应当构建情报学一级学科，更为合理的纳入这些情报学二级学科，也更适应当前我国情报工作。[45]此外，设立情报学一级学科也是建立国家情报智库的战略需求，有利于进一步扩展情报学的内涵与外延，为情报学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46]

第三，建议设立国家安全学下的情报学学科。关于如何在国家安全学下设立情报学学科，学者们莫衷一是。一种观点认为将国家安全学定位学科存在过低之嫌，将情报学设置为国家安全学下的二级学科可能会影响其学科发展。且情报学与图书馆学并列为同一学科名不副实，由此，应将国家安全学设立为学科门类，并在此学科门类下设立情报学一级学科。[4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从现有政策体系与学科现状而言，国家安全学的一级学科定位较为实际。[48]且经研究发现，当前国家安全情报是情报学研究的主要路径，将情报学作为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建设，能够进一步扩展情报学发展空间。[49]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26（1）.

[2]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 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199.

[3] 马费成.情报学发展的历史回顾及前沿课题[J]. 图书情报知识，2013（2）：4-6.
[4] 王万宗.情报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5.
[5] 中国大百科全书.情报[EB/OL].[2024-01-13]. https://www.zgbk.com/ecph/words?SiteID=1&ID=25368&Type=bkzyb&SubID=104329.
[6]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2.
[7] 王延飞.情报理论探索中的几个基本问题[J]. 图书情报工作，2022，66（20）：45.
[8] 李学静，谢蓉.信息可视化与 Web 信息检索[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4（3）：95-96.
[9] 杨海棠. WEBSOM——一种新的网络信息组织方法[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02（5）：385-386
[10] 赵屹.网络档案信息检索可视化内容研究[J]. 档案学研究，2023（5）:126-130.
[11] 楼雯，马昕钰，苏子龙.融合依存句法网络和 PageRank 的检索词推荐方法研究[J]. 情报学报，2023，42（11）：1361-1367.
[12] 吴丹，孙国烨.生成式智能搜索结果可信度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3，49（268）：55-64.
[13] 苏新宁.大数据、新文科背景下的图书情报学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0）：226.
[14] 中国人大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24-01-13].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zhuanti/xxgcsbjszqhjs/2013-11/27/content_1814720.htm
[15] 初景利，任娇菡.从情报研究到智库研究的转化机制——打通从情报到智库的 “最后一公里”[J]. 现代情报，2023,43（2）：5-6.
[16] 安璐，陈苗苗，沈燕等.中国特色情报学的基本范畴与核心命题[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1，47（256）：30-31.
[17] 李品，杨国立.中国情报学的研究范式：现状与展望[J]. 情报学报，2023,42（8）：992-993.
[18] 苏新宁.中国特色情报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论纲[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1，47（254）：21-24.
[19] 张运良.科技情报工作中的文献资源风险问题研究[J]. 情报杂志，2023，42（12）：102-105.
[20] 丁洁兰，钱力，常志军等.科技情报智慧数据服务体系建设研究[J/OL]. 情报理论与实践，https://link.cnki.net/urlid/11.1762.G3.20230927.1607.006.
[21] 汤珊红，李晓松，赵柯然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国防科技情报[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23，46（11）：82-83.
[22] 李彦泽.开源科技情报技术体系构建[J/OL]. 情报科学，https://link.cnki.net/urlid/22.1264.G2.20230915.1016.005
[23] 郭少友.关于建立我国政府竞争情报体系的思考[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5（6）：32-33.
[24] 陈峰.论国家关键核心技术竞争情报[J]. 情报杂志，2019，38（11）：1-3.
[25] 张志华，蔡蓉英，张凌轲.主要发达国家网络信息安全战略评析与启示[J].

现代情报，2017,37（1）：176-177.
[26] 王玥，项若雯.美国开源情报战略调整趋势分析及对我国的影响与应对[J]. 情报杂志，2023.42（10）：45-46.
[27] 吴金红，张飞，鞠秀芳.大数据: 企业竞争情报的机遇、挑战及对策研究[J]. 情报杂志，2013,32（1）：6-7.
[28] 黄晓斌，钟辉新.大数据时代企业竞争情报研究的创新与发展[J]. 图书与情报，2012（6）：12-14.
[29] 刘宏军.高校图书馆与企业竞争情报系统的跨界合作[J]. 现代情报，2008（2）：190-191.
[30] 张家年，马费成.我国国家安全情报体系构建及运作[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5，38（8）：7-9.
[31] 张家年，马费成.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新时代情报工作的新内涵、新挑战、新机遇和新功效[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8，41（7）：5-6.
[32] 唐超.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公共安全情报法律体系构建研究[J]. 情报杂志，2017，36（4）：21-22.
[33] 张家年.国家科技安全情报体系及建设[J]. 情报学报，2016,35（5）;486-489.
[34] 田合超，张磊.应急情报协调体系如何构建[J]. 人民论坛，2020（17）：64-65.
[35] 郭骅，屈芳，战培志.城市应急管理情报平台构建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2018，62（6）：98-101.
[36] 李阳，李纲.面向应急决策的智慧城市情报工程实践与应用[J]. 图书情报工作，2016,60（11）：83-85.
[37] 李广建，杨林.大数据视角下的情报研究与情报研究技术[J]. 图书与情报，2012（6）：2-6.
[38] 苏新宁.大数据时代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回归[J]. 情报学报，2017，36（4）：332-336.
[39] 蔡鸿宇，徐宗煌，张伟等.基于区块链思维的情报构件资源共享机制研究[J/OL]. 情报杂志，https://link.cnki.net/urlid/61.1167.G3.20231030.1401.002.
[40] 刘永君，栗琳.人工智能时代情报学的危机及对策[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7,40（12）：6-10.
[41] 化柏林，李广建.智能情报分析系统的架构设计与关键技术研究[J]. 图书与情报，2017（6）：78-82.
[42] 苏新宁. 新时代情报学教育的使命与定位[J]. 情报学报，2020，39（12）：1245-1252.
[43] 马费成.凝聚共识，推动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建设[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3（1）：5-6.
[44] 柯平.新图情档——新文科建设中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发展[J]. 情报资料工作，2021,42（1）：17.
[45] 包昌火，马德辉，李艳等.我国国家情报工作的挑战、机遇和应对[J].情报杂志，2016，35（10）：5-6.
[46] 袁勤俭.关于设立情报学一级学科之我见[J].情报杂志，2017，36（6）：8-9.
[47] 刘跃进.论“国家安全学”的门类地位与“情报学”一级学科问题[J].情报杂志，2020，39（10）：2-4.

[48] 马方.加快建设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路径研究[J].情报杂志，2018，37（10）：24.
[49] 梁怀新.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下情报学二级学科建设思路分析[J].情报杂志，2023，42（2）：95-96.